



好萊塢經典劇本

D.B. 安迪 编译

- ◎ 最全的电影剧本格式
- ◎ 最酷的电影分镜头
- ◎ 演员编剧导演必备读物



大然文艺出版社



电影剧本

Film script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好莱坞经典剧本 (美) D. B. 安迪 编译—大然文艺出版社, 2012. 04
ISBN 978-7-9096-7415-1

I. ①好... II. ①D. B安... III. ①电影文学剧本—创作方法

IV. ①I053.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95824号

好莱坞剧本

著者 D. B. 安迪 编译

出版人 索伯特

责任编辑 于立嵩

助理编辑 王栋

开本 889mm×1194mm 1/32

印张 9

版次 2012年02月第一版

印次 2012年02月第一次印刷

出版 大然文艺出版社

发行 大然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河南郑州市黄河路322号 邮编450000

营销咨询 187-3605-9143

编辑咨询 152-3881-2898

印刷 大然文艺印刷公司

ISBN 978-7-9096-7415-1 定价: 43.00元

本书如有印、装问题可以与发行部调换

前言

到目前你无法独立完成一部剧本或者剧本不被认可，可能有以下原因：

- 一，不知道剧本格式。
- 二，使用的是小说散文式语言。
- 三，对演员表演的提示性语言过多。
- 四，过多的镜头描写——这等于抢导演的饭碗。

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赞赏过你的演技，可能有以下原因：

- 一，你选择表演只是因为你想成名，换言之不是你真正的兴趣。
- 二，你无法精准理解导演嘴里的“仰拍”“长镜头”这些词汇，以至于你的反应不够和剧情搭调。

- 三，你只关注属于你的那部分台词，通读剧本最容易把你拉进“电影”里。

导演正是作为表演和编剧的这两种艺术形式的综合体。对此，昆汀·塔伦蒂诺表示：“剧本，剧本，还是剧本。”

——编者的话。



电影剧本

Film script

前言

到目前你无法独立完成一部剧本或者剧本不被认可，可能有以下原因：

- 一，不知道剧本格式。
- 二，使用的是小说散文式语言。
- 三，对演员表演的提示性语言过多。
- 四，过多的镜头描写——这等于抢导演的饭碗。

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赞赏过你的演技，可能有以下原因：

- 一，你选择表演只是因为你想成名，换言之不是你真正的兴趣。
- 二，你无法精准理解导演嘴里的“仰拍”“长镜头”这些词汇，以至于你的反应不够和剧情搭调。

- 三，你只关注属于你的那部分台词，通读剧本最容易把你拉进“电影”里。

导演正是作为表演和编剧的这两种艺术形式的综合体。对此，昆汀·塔伦蒂诺表示：“剧本，剧本，还是剧本。”

——编者的话。



阿甘正传

编剧：〔美国〕埃·罗斯



☆外景 萨凡纳的一条街道，白天，1981年

一片羽毛在空中飘舞。随着它慢慢飘落，萨凡纳城在背景中显现。羽毛向城市、地面飘落下来，随着路过的行人和车辆，几乎落在一个男人的肩上。那人穿过马路，羽毛被轻轻一带，重又飘舞起来，落在一辆停着的汽车上，车子开走了，羽毛飘向地面，又从另一辆开过的车下飘过去，重新飞翔起来。一名男子坐在等车椅上。那片羽毛飘过地面，最终落在那人沾满泥巴的鞋上。那人弯下腰，拣起了羽毛。他的名字叫福雷斯特·甘。他奇怪地看着羽毛，然后将一盒巧克力从一个旧手提箱上拿开，打开箱子。里面放着一些衣服、一个乒乓球拍、一筒牙膏，还有其他一些日常用品。福雷斯特抽出一本书，那是《好奇的乔治》，将羽毛夹在里面，然后盖上手提箱。从神态上可以看出他正若有所思；直到听到一辆汽车开过来，他才缓过神来。汽车靠站，又开走了，福雷斯特

仍坐在等车椅上。一个穿护士服的黑人妇女走过来坐在福雷斯特旁边。那个护士开始看一本杂志，而福雷斯特却看着她。

福雷斯特：嗨，我叫福雷斯特·甘。（打开那盒巧克力，举给那个护士）来块巧克力吗？

护士摇摇头，对身旁这位陌生人的举动有些不解。

福雷斯特：这个我吃多少也不够。妈妈总说：“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，你永远无法知道下一块的味道。”

福雷斯特吃着一块巧克力，低头看着那护士的鞋。

福雷斯特：你的鞋子一定非常舒服。我敢打赌，穿着这样的鞋走上一天脚也不会疼。真希望我也能有这么一双鞋。

黑人护士：我的脚很疼。

福雷斯特：妈妈总说可以从鞋子判断人，他们从哪儿来，要到哪儿去。

黑人护士盯着福雷斯特看，而他却头



看着自己的鞋子。

福雷斯特：我穿过许多鞋。我相信，如果使劲想想，还能想起我的第一双鞋。

他紧闭双眼。

福雷斯特：妈妈说它们会带我到任何地方。

☆内景，乡村医生办公室，亚拉巴马州，绿弓县，白天，1951年

医生办公室里坐着一个小男孩紧闭着眼睛。这是童年的福雷斯特。

福雷斯特(画外)：她说它们是我的魔鞋。

福雷斯特已经装上了一双矫形鞋和金属腿架。

医生：好了，福雷斯特，现在你可以睁开眼睛了。让我们走走看。

医生把福雷斯特放在地上。他僵硬地走了几步。他的妈妈，甘夫人，看着儿子笨拙地在房间里丁丁当当地蹒跚着。

医生：感觉怎么样？他的腿很强壮，甘夫人。别提有多强壮了。可是他的背却弯得像个政客。

福雷斯特从医生和母亲身旁走过，站在一个显眼的地方。

医生：不过我们马上就能让它直起来，对吗，福雷斯特？

“嘭”的一声，福雷斯特摔倒在地上。

甘夫人：福雷斯特！

☆外景，亚拉巴马，绿弓县

甘夫人和小福雷斯特穿过马路。福雷斯特僵硬地走在妈妈后面。

福雷斯特：我还是个婴儿时，妈妈给我取了内战英雄内森·贝德福德·福雷斯特将军的名字。

☆外景，亚拉巴马州的乡村地区

一张内森·贝德福德·福雷斯特将

军的黑白照片。照片变成了活生生的将军，他用一个带帽兜的被单蒙住了头。将军和他的马都是三K党装束。他疾驰而去，后面跟着一群全身装束的三K党成员。

福雷斯特(画外)：她说我们和他有点什么关系。是他创建了这个叫三K党的集团。他们都穿着长袍，披着被单，像一群鬼怪幽灵。他们甚至给马也披上被单，还骑着到处招摇。不管怎么说，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。福雷斯特·甘。

☆外景，绿弓县

甘夫人和福雷斯特穿过马路。

福雷斯特(画外)：妈妈说给我取“福雷斯特”的名字就是为了提醒我，任何人有时都会做一些，嗯，没道理的事。

福雷斯特突然停住脚，他的腿架被排水沟上面的铁栅卡住了。甘夫人弯下腰，想帮他拔出来。两个老头坐在一家理发店前看着他们。

甘夫人：等一下，让我来弄。

她用力想把卡住的腿架从铁栅中弄出来。

甘夫人：我来弄，等一下，往这边，再来。

福雷斯特将腿架从铁栅中拔了出来。

甘夫人：好了。

甘夫人扶福雷斯特上了人行道。她抬起头，注意到了那两个老头。

甘夫人：噢，行了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带腿架的小孩吗？

甘夫人和福雷斯特从两个老头身旁走过。甘夫人使劲握着儿子的手。

甘夫人：永远不要让别人告诉你他们比你强，福雷斯特。如果上帝想让每个人都一样，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带上腿架。

福雷斯特(画外)：妈妈总有一套我能理解的解释。

电影剧本

☆外景,橡树小巷,阿甘家

甘夫人和福雷斯特走在一条土路上,路左侧矗立着一排邮箱。

福雷斯特(画外):我家离17号公路四分之一英里,离亚拉巴马州绿弓镇大约半英里,在绿弓县里。自从一百多年前妈妈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远渡重洋来到这里之后,这个家族就一直住在这所房子里。好像是这样吧。

甘夫人和福雷斯特沿着通向阿甘家的车道走着。

福雷斯特(画外):因为只有我和妈妈住在里面,许多房子都空着,妈妈决定把它们租出去,大多是给那些路过的人。像来自,嗯,莫比尔、蒙哥马利这些地方的。我和妈妈以此谋生。妈妈真是个精明的女人。

甘夫人:记住我跟你说的,福雷斯特。你和别人没什么不同。

甘夫人和福雷斯特进到前廊,她弯下腰,直视着福雷斯特。

甘夫人:听见我的话了吗,福雷斯特?你和别人一样,没有差别。

☆内景,小学,校长办公室,白天,1954年

校长:你的孩子……与众不同,甘夫人。他的智商只有75。

甘夫人:噢,人人都有差异,汉考克先生。

校长叹口气,站起来。

☆内景,走廊

福雷斯特坐在校长办公室外面等着。

福雷斯特(画外):妈妈想让我接受最好的教育,所以带我去绿弓县中心学校,当然,还见了校长。

校长面对甘夫人站着,福雷斯特坐在外面听着。

校长:给你看看这个,甘夫人。这儿是正常……

校长拿着一张智商图表,指着表中间标明“正常”的部分。正常部分下面的一条红线标着“州入学标准”。校长指着下面标着“正常以下”的部分。

校长:福雷斯特在这儿。州里要求智商至少达到80才能进公立学校,甘夫人。他恐怕只能进特殊学校,那样可能对他更好。

甘夫人:可是,正常是什么意思?可能他反应慢点儿,但我的福雷斯特一定要有和别人一样的机会。他不会去什么特殊学校,学习怎么翻新轮胎。不就是这五个小点嘛,一定会有办法补救的。

☆内景,走廊

福雷斯特坐在校长办公室外面。

校长:我们开展进步教育,不想看到任何人掉队。

☆内景,校长办公室

校长:甘先生在吗,甘夫人?

甘夫人:他去度假了。

☆外景,阿甘家,夜

福雷斯特坐在房子外面的秋千上。房子里传出男人粗重的喘息声。福雷斯特坐在秋千上,喘息声继续传来。校长从福雷斯特家中走出来,擦着脸上的汗。福雷斯特坐在前廊上。

校长:喔,你妈妈真是很关心你的教育问题,孩子,嗯—嗯—嗯。(擦掉脖子上的汗,回头看着福雷斯特)你话不多,是吗?

福雷斯特模仿校长发出的喘息声,校长很难堪,转身走了。

☆内景,阿甘家,福雷斯特卧室

甘夫人正在给福雷斯特读那本《好奇的乔治》,福雷斯特坐在床上听着。

甘夫人:“最后,他只好试试。这看起来很简单,但是,噢,实际上,先是……”



福雷斯特:妈妈,度假是什么意思?

甘夫人:度假?

福雷斯特:爸爸去哪儿了?

甘夫人:度假的意思就是去了一个地方,永远不再回来。

福雷斯特在床上躺下,睁眼望着天。

福雷斯特(画外):不管怎么说,我猜你会说我和妈妈是相依为命的。

☆外景,阿甘家,白天

一个出租车司机将车的后备箱关上,两个女人朝房子走去。一个送奶工从前廊走出来。

福雷斯特(画外):但是我们不在乎。我们的房子从来不会空着,总有人来来往往。

甘夫人(画外):开饭了。

☆内景,阿甘家

甘夫人从屋里出来,对所有的住宿者说——

甘夫人:晚饭准备好了,各位。福雷斯特……

一个提着箱子的男人走到大厅左侧。

提箱男子:的确,的确。看起来的确特别。

甘夫人看了一下客厅,通知住宿者吃晚饭。

甘夫人:先生们,愿意与我们共进晚餐吗?快点吧,别让苍蝇抢了先。我想你最好别在快吃饭的时候抽烟。

福雷斯特(画外):有时住在我们这儿的人非常多,每个房间都住满了人。要知道,人们总是提着自己的衣箱、帽箱、样品箱四处奔走。

甘夫人:好了,你们先去,开始吃吧。我找不到福雷斯特了。

甘夫人上了楼。

甘夫人:福雷斯特——福雷斯特——

福雷斯特(画外):一天,一个年轻人

住了进来,他带着一个吉他箱。

甘夫人往弗雷斯特的房间里看,却听到另一个房间传出的歌声,她走到一扇关着的门前。甘夫人打开门,里面一个留着连鬓胡子的小伙子正边弹边唱。福雷斯特握着一把扫帚,跳着怪异的舞蹈。这个小伙子是埃尔维斯·普雷斯利。

埃尔维斯(唱):“噢,你从未抓到过兔子,你不是我的朋友。”

福雷斯特随着吉他的节奏前后摇摆。

甘夫人:福雷斯特!我跟你说了,不要打扰这位帅小伙。

埃尔维斯:噢,没有,没关系,夫人。我弹两下给他看看。

甘夫人:好吧,不过如果你们想吃饭的话,晚饭已经准备好了。

埃尔维斯:是吗,听起来不错。谢谢你,夫人。

甘夫人走出去,关上了门。埃尔维斯重新坐下。福雷斯特站在左侧,看着镜子中的自己。

埃尔维斯:哎,小伙子,把你刚才的怪步再走给我看看。跳慢一点。

随着埃尔维斯的弹唱,福雷斯特踏着舞步。

埃尔维斯(唱):“你什么都不是,不过是只猎狗,猎狗……”

福雷斯特(画外):我喜欢那吉他。

福雷斯特一边跳,一边看着镜子中的自己。

福雷斯特(画外):听起来棒极了。

埃尔维斯(唱):“……整日乱叫。”

带着支架的双腿支撑着福雷斯特扭动身躯,接着他迈开了步子。

埃尔维斯(唱):“你什么都不是,不过是只猎狗……”

电影剧本

福雷斯特(画外):我随着音乐移动着脚步,扭着屁股。

☆外景,绿弓县,夜

甘夫人和福雷斯特走在人行道上。一台摆在商店橱窗里的电视上,埃尔维斯·普雷斯利正在舞台上演唱着“猎狗”。

福雷斯特(画外):一天我出去买东西,正好路过本森家具电器店,你猜怎么的——

电视上,埃尔维斯一边拚命扭着屁股,一边唱着歌——

埃尔维斯(唱):“你什么都不是,不过是只猎狗。”

甘夫人和福雷斯特看着电视。埃尔维斯跳舞的姿势与福雷斯特曾经跳过的一样。

一个女观众一边尖叫一边鼓掌。

埃尔维斯(唱):“你什么都不是,不过是只猎狗。”

甘夫人:这个儿童不宜。

甘夫人往前走,还想拉福雷斯特跟她一起走。福雷斯特停下脚,最后看了一眼埃尔维斯,他在电视上继续表演着——

埃尔维斯(唱):“噢,你从未抓到过兔子,你不是我的朋友。”

福雷斯特(画外):几年后,那个人称“猫王”的帅小伙,嗯,唱了很多歌,后来好像得了严重的心脏病。

☆外景,萨凡纳,公共汽车站,白天

福雷斯特仍然坐在等车椅上。那个黑人护士看着他。

福雷斯特:当王肯定不易。要知道,人们总有些事记得住,有些事记不住,真奇怪。

☆外景,乡村小路,亚拉巴马,早上,1954年

甘夫人和福雷斯特在等校车。校车

停在他们身边。

甘夫人:你一定要努力啊,福雷斯特。

福雷斯特:我一定会的,妈妈。

福雷斯特(画外):我清楚地记得第一天上学坐的校车。

司机打开车门,向下看着。福雷斯特走到汽车的台阶前,看着那个正在抽烟的女司机。

司机:你上吗?

福雷斯特:妈妈说不能上陌生人的车。

司机:这是去学校的车。

福雷斯特:我叫福雷斯特·甘。

司机:我叫多萝西·哈里斯。

福雷斯特:好了,现在我们不陌生了。

福雷斯特上了车,司机笑了。

☆内景,汽车

福雷斯特上了车,甘夫人朝他挥手,汽车开走了。福雷斯特朝过道走去。两个小男孩抬头看着他。

男孩甲:这位子有人了。

男孩乙:有人了!

福雷斯特四下望去,一个大点儿的女孩蹭到边上的座位上摇着头,福雷斯特没法坐在她的旁边。他向另一边看去,一个男孩独自坐在一个很宽余的位子上瞪着福雷斯特。

男孩丙:不许你坐这儿。

福雷斯特(画外):你知道,小孩子的记忆是很奇怪的。我不记得自己出生……

☆外景,萨凡纳,等车椅,白天

福雷斯特坐在等车椅上,继续说着——

福雷斯特:我不记得收到的第一份圣诞礼物是什么,也不记得第一次野餐是



什么时候。但是，我却记得生平第一次，听到这世界上……

☆内景，汽车，早上，1954年

小福雷斯特还站在汽车的过道上——

福雷斯特(画外)：最美妙的声音。

女孩：如果你愿意，坐在这儿吧。

福雷斯特回头看着詹妮·柯伦，一个与福雷斯特年龄相仿的小女孩。

福雷斯特(画外)：她是我生平见过的最美的东西，就像一个天使。

詹妮：噢，你不想坐？

福雷斯特坐在了詹妮旁边。

詹妮：你的腿怎么了？

福雷斯特：嗯，没什么，谢谢。我的腿很好，好极了。

福雷斯特(画外)：我坐在她旁边一直到学校，跟她聊了一路。

詹妮：那你为什么穿这样的鞋。

福雷斯特：妈妈说我的背弯得像个问号。它们能把我变得像箭一样直。这是我的魔鞋。

福雷斯特(画外)：除了妈妈，从来没有人和我说话，问我问题。

詹妮：你是不是有点蠢，还是怎么的？

福雷斯特：妈妈说做蠢事的才是蠢人。

詹妮向福雷斯特伸出手，福雷斯特也伸出手同她握了手。

詹妮：我叫詹妮。

福雷斯特：我叫福雷斯特，福雷斯特甘。

福雷斯特(画外)：从那天起，詹妮和我总在一起，我们形影不离。

☆外景，大橡树，白天

小詹妮和福雷斯特向一棵大橡树跑去。

福雷斯特(画外)：她教我怎么爬树——

詹妮坐在一根粗壮的树干上，叫树下的福雷斯特——

詹妮：上来，福雷斯特，你能行。

福雷斯特在树干上悬荡着。

福雷斯特(画外)：……我教她怎么在树杈上悠荡。

詹妮和福雷斯特坐在树杈上看书。

福雷斯特：“一只可爱的小猴子和……”

福雷斯特(画外)：她教我读书。

福雷斯特用腿架挂在树上身体倒挂下来，前后摆动。

福雷斯特(画外)：我教她倒挂……

夜，大橡树，詹妮和福雷斯特坐在树上的剪影。

福雷斯特(画外)：有时我们只是坐在那儿，等着看星星。

福雷斯特：妈妈可能会担心的。

詹妮把手放在福雷斯特的的手上——

詹妮：再呆一会儿。

福雷斯特(画外)：不知为什么，詹妮总是不愿回家。

福雷斯特：好吧，詹妮。我不走。

福雷斯特(画外)：她是我特别的朋友。

☆外景，萨凡纳，汽车站，白天

福雷斯特一边回忆，一边点头——

福雷斯特：我唯一的朋友。

福雷斯特继续给那位黑人护士讲着。她看着杂志，好像并没有在听。接着她抬起头，不再看杂志。

福雷斯特：嗯，妈妈总说每天都有奇迹发生。有人不信，不过确有其事。

☆外景，橡树小巷，1954年的一天

詹妮和福雷斯特一起走着。一个土块打在福雷斯特的后脑勺上。福雷斯特摸了摸脑袋，詹妮看过去，三个小男孩下

电影剧本

了自行车,正在拣更多的土块。

男孩甲:嗨,蠢货!

福雷斯特的眼睛被另一块土块击中,摔倒在地,那些男孩盯着他。

男孩乙:你是迟钝,还是傻子?

福雷斯特:我是福雷斯特·甘。

詹妮把福雷斯特扶起来,男孩甲和男孩乙继续向福雷斯特扔土块。

詹妮:快跑,福雷斯特。

又一块土块打中了福雷斯特的胳膊。

詹妮:跑,福雷斯特!

福雷斯特想跑起来,但他的腿架限制他没法跑动。他摇摇晃晃地往前移动着,詹妮在他背后大声喊——

詹妮:快跑,快!

男孩甲和男孩乙向自己的自行车跑去。

男孩乙:上车!

男孩丙:快!

男孩们骑上自行车,猛追福雷斯特。

男孩丙:抓住他,快点!

男孩乙:当心,蠢货,我们来了!

男孩们继续追赶福雷斯特。詹妮站在那儿看着这一切。

男孩乙:我们就要抓住你了!

詹妮:跑,福雷斯特!快跑!

福雷斯特在土路上摇摇晃晃地“跑”着。

詹妮:快跑,福雷斯特!

福雷斯特回头看了一眼,三个男孩骑着自行车使劲追。

男孩甲:过来,你!

虽然带着腿架,可是福雷斯特跑得快了。他不停地跑,那些男孩不停地追。他头上的伤口滴出血来。骑车的男孩们离福雷斯特越来越近了。他仍然有些摇摆,但是速度越来越快。

詹妮:跑,福雷斯特!快跑!

慢镜头——他害怕地回头看了一眼。骑车的男孩越蹬越快,十分接近福雷斯特。福雷斯特尽力要跑得更快,不想让他们抓住。突然间,他的腿架裂开了,钢架和塑料四处飞散。福雷斯特边跑边低头看着自己的腿,他非常惊讶。支架和铁皮从他的腿上脱落,他继续跑着。福雷斯特彻底挣脱了腿架的束缚,开始加速。追赶福雷斯特的男孩们从脱落下来的碎片上骑过去。

福雷斯特(画外):嗯,我说了可能你也不信。

☆外景,萨凡纳,等车椅,白天

福雷斯特:但是我跑起来就跟风一样。

那个黑人护士继续看着杂志。福雷斯特沉浸在回忆当中,脸上露出笑容。

福雷斯特:从那天起,不管去哪儿,我都跑着去!

☆外景,橡树小巷,白天,1954年

福雷斯特以冲刺的速度摆脱了那些男孩子。他们不再追了,疑惑地望着福雷斯特。他已经跑到了小路的尽头,远离了追他的男孩们。

男孩乙:他快跑掉了!快截住他!

男孩甲沮丧地将车摔在地上。福雷斯特穿过一片田地。

☆外景,乡村小路

福雷斯特跑过一队穿着监狱制服、被铁链拴在一起的囚犯。他们正在割路边的芦苇。

☆外景,绿弓县

福雷斯特跑过大街。理发店前仍坐着那两个老头。

老头:那个傻孩子可能是个长跑迷。

☆外景,詹妮家

福雷斯特沿着车道跑到詹妮家的房



子前。

福雷斯特(画外):记得我说过吗,詹妮好像总是不想回家?自从有亚拉巴马就有她住的那幢房子。她五岁时,妈妈进了天堂,她爸爸是个农民.....

福雷斯特敲了敲詹妮家的门。

福雷斯特:詹妮?詹妮?

福雷斯特望了望左边的田地,看见了詹妮,向她跑去。

福雷斯特(画外):他是个很慈祥的人,总是亲吻抚摸詹妮和她的姐妹。有一天,詹妮没来上学。

福雷斯特向詹妮跑过去。

福雷斯特:詹妮,今天你怎么没去上学?

詹妮:嘘!爸爸正在打盹。

她抓住福雷斯特的手,跑进田里。她的爸爸醉醺醺地走到前廊上,大声喊着——

詹妮的爸爸:詹妮!

詹妮:跟我来!

詹妮的爸爸:詹妮,你要跑哪去?你最好快点给我回来,丫头!

他朝田里走来。詹妮领着福雷斯特钻进了烟地。她爸爸手里握着个酒瓶,一路穿过田地想找到詹妮。

詹妮的爸爸:你在哪儿?

他想追上他们,詹妮和福雷斯特跑进了玉米地。

詹妮的爸爸:詹妮!詹妮!你在哪儿?詹妮!

詹妮双膝着地,还拉着福雷斯特和她一起跪下——

詹妮:和我一起祈祷,福雷斯特。和我一起祈祷。

詹妮的爸爸:詹妮!

詹妮:仁慈的主啊,把我变成一只小鸟吧,好让我飞得离这儿远远的、远远

的、远远的。仁慈的主啊,把我变成一只小鸟吧,好让我飞得离这儿远远的、远远的.....

福雷斯特(画外):妈妈总说上帝神秘莫测。

詹妮的爸爸:詹妮!快回来!

福雷斯特(画外):他没把詹妮变成一只小鸟。不过.....

☆外景,拖车式活动房屋停车场,亚拉巴马,白天,1955年

一名警察护送詹妮去她外婆的活动房屋。詹妮的外婆迎出来,把她领了进去。

福雷斯特(画外):他让警察带詹妮离开那所房子。她搬来和克里克摩街的外婆一起住,这令我非常高兴,因为离我住的地方非常近。

☆外景,阿甘家,夜,1955年

詹妮爬过二楼的栏杆,进了屋子。

福雷斯特(画外):有时,晚上,詹妮会偷偷溜到我这儿来,她说她害怕。至于怕什么,我不知道.....

☆内景,阿甘家,福雷斯特卧室

詹妮和小福雷斯特躺在一起,她抱着他。

福雷斯特(画外):不过我想她可能是怕外婆的狗。那只狗长得又丑又凶。詹妮和我是最好的朋友.....

☆外景,绿弓县,橡树小巷,白天,1961年

已经长成青年的福雷斯特和詹妮走在路上,路两旁长着成排的橡树。

福雷斯特(画外):一直到上高中。

突然,一块土块打在福雷斯特的后背上。福雷斯特和詹妮回头看——

大男孩甲:嗨,蠢货!

詹妮:住嘴!

一个大男孩又扔出一块土块,一辆小卡车停在他身后。詹妮转头看着福雷斯

电影剧本

特。

詹妮：跑，福雷斯特，快跑！

大男孩甲：嘿，听见了吗，蠢货？

詹妮：跑，福雷斯特！

福雷斯特丢下书，沿着小路跑起来。

大男孩跳上卡车，他们开始猛追福雷斯特。詹妮跑到路左边，让开路。

大男孩乙：快点，他要跑掉了！快点！

詹妮：跑，福雷斯特，快跑！

大男孩甲：你跑呀，蠢货！

福雷斯特沿路奔跑着，小卡车紧追其后。

大男孩乙：快点，傻瓜！

大男孩甲：快跑，傻瓜！

他们向福雷斯特扔着土块。

大男孩甲：对，你跑吧！

☆内景，小卡车

大男孩们：呀——呼——！

☆外景，橡树小巷

卡车追着福雷斯特，车上的男孩不停地朝他扔土块。

大男孩甲：快跑，大野兔！

卡车紧追福雷斯特。车的护栅上装饰着一个反叛旗帜图案。

大男孩甲：快点！

卡车紧追，福雷斯特猛跑。车子跟着福雷斯特右转，站在车后的男孩撞在车围栏上。卡车驶进一片田地。福雷斯特朝一扇栅栏跑去。

大男孩：跑！再快点！对！跑！跑！快点，福雷斯特！对！

詹妮：跑，福雷斯特！

那些男孩差点就抓住福雷斯特的了，他一跃跳过了五英尺高的栅栏。

☆外景，萨凡纳，等车椅，白天，1981年

福雷斯特向左看了一眼，继续讲述自己的经历——

福雷斯特：要知道，通常我只不过是

要去哪儿就跑着去，可我从没想过能跑出什么名堂。

☆外景，高中，小路，白天，1961年

福雷斯特在学校前的小路上奔跑着。小卡车还在追他，车后的男孩们再次撞到围栏上。

大男孩：快。呜——呼！

小卡车加速超过了福雷斯特，而他却一转弯，跑进了高中的橄榄球场，场内正在争球，观众席上正在观看争球的人当中有亚拉巴马大学的橄榄球教练，带着一顶标志性彩格呢帽的传奇人物贝尔·布莱恩特，一群副教练坐在他周围，高中橄榄球教练也在其中。枢纽前卫将球抛出，福雷斯特一路狂奔超过了枢纽前卫。直传球接手接住球，福雷斯特又从他身边跑了过去。一名对方队员撞在愣住了的直传球接手身上。那位大学橄榄球教练站了起来，其他的教练也跟着站了起来。

橄榄球教练：那个家伙是谁？

高中教练：是福雷斯特·甘，教练，我们这儿的一个白痴。

福雷斯特从球门柱下跑过去，进了球门区。

福雷斯特（画外）：信不信由你，我居然也上了大学。

☆外景，亚拉巴马大学体育场，白天，1962年

一只橄榄球被抛出，观众发出兴奋的吼声。球员们在球场上奔跑着。欢呼的球迷打出一条巨大的标语“快跑”。福雷斯特身着亚拉巴马大学橄榄球队服。他抬头看了看欢呼的观众，他的一名队友截住了开球，向他跑来，把球传给了他。

教练：好的，快跑！

橄榄球教练、副教练还有他的队友都在为他欢呼。



教练:快跑,混小子!快跑!

福雷斯特在场上使劲跑着,超过了防守队员,超过了对方球员。观众大声欢呼,举起手里的硬纸板,组成“快跑”的标语,接着又翻转硬纸板,标语变成了“亚拉巴马”。教练一边沿着边线跑,一边喊着——

教练:混小子!跑!快跑!快!

福雷斯特迅速朝边线跑过来。两名对方球员撞在了一起。教练、副教练、他的队友都示意福雷斯特向球门区跑——

教练:快!转弯!快跑!

福雷斯特跑到边线,然后转向球门区跑去。对方球员未能追上他,他继续沿边线跑,跑进了球门区,对方球员想追上他,一个球员扑了个空,倒在地上。裁判举起手臂,示意攻方带球触地得分。观众疯狂地欢呼呐喊。福雷斯特继续跑着,穿过乐队,直跑进了球员通道。教练看着他的副手——

教练:他肯定是这世上最傻的混小子,不过他可是真快!

福雷斯特(画外):可能只有我这么觉得,大学过得实在糊涂。

☆内景,绿弓县,理发店,黑白电视,1963年6月11日

一个叫切特·亨特利的主持人出现在电视上。

切特·亨特利(电视上):联邦政府部队今日强迫亚拉巴马大学执行取消种族隔离的法庭指令。

☆外景,亚拉巴马大学,白天

福雷斯特穿过人群。

切特·亨特利(电视上):乔治·华莱士州长挡在校门口,进行其象征性的示威。

华莱士州长:我们特此谴责并禁止中

央政府采取这项非法的、无正当理由的行动。

☆内景,绿弓县,理发店

黑白电视上,乔治·华莱士站在校门口。

卡曾巴赫(电视上):乔治·华莱士,我接到通知,呃……

☆外景,亚拉巴马大学

一群人在围观示威,福雷斯特走到一个年轻人跟前。

卡曾巴赫:说你拦在门口,不打算执行法庭的指令,想以此抵抗我们。我再次请求你让开,否则,我相信……

福雷斯特:厄尔,这是怎么了?

厄尔:“浣熊”要进学校了。

福雷斯特:浣熊?要是浣熊想从我家后门进来,妈妈就会拿扫帚赶它们。

厄尔:不是真的浣熊,白痴,是黑鬼。他们要进我们的学校。

福雷斯特:进我们的学校?是吗?

福雷斯特朝校门口走去。

☆内景,教练办公室

一名橄榄球教练正在看一部黑白电视,屏幕上,一位新闻记者在学校外面对着摄像机讲话。

记者(电视上):挡着校门,肯尼迪总统下令国防部长使用武力。

☆黑白画面

镜头切换到华莱士州长与格雷厄姆上将对话。

记者(电视上):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格雷厄姆上将,国民警卫队指挥官与乔治·华莱士遭遇。

福雷斯特站在乔治·华莱士身边,听着他的讲话。

华莱士州长:我们不能采取暴力,今天不能,任何时候都不能,因为今天代表联邦军被派到亚拉巴马的国民警卫队士

电影剧本

兵都是我们的同胞、乡亲。在这场抗争中我们占上风,因为我们唤醒了美国人民,让他们认清了我们曾经强调多次的危机,今天我们明显看到了这个国家有军事独裁的倾向。

☆外景,亚拉巴马大学

一些亚拉巴马州警察和市民拍手称赞,国民警卫队士兵昂首挺立,武器举在胸前。

福雷斯特穿过人群。两个黑人学生被带进学校。

记者:这样,天黑时,塔斯卡卢萨的亚拉巴马大学取消了种族隔离政策,吉米·胡德和维维安·马隆获准入学。

年轻的黑人女孩掉了一本书。福雷斯特看见了,从警察身后走出来朝着地上的书走去,他捡起书,还给了黑人女孩——

福雷斯特:小姐,你掉的书,小姐。

☆内景,教练办公室,夜,1963年

一位教练看着电视,电视上福雷斯特站在校门口,他向四周看了看,挥了挥手。

切特·亨特利(电视上):华莱士州长在塔斯卡卢萨校园里实现了他的承诺,他阻止聚众闹事,防止了暴力事件的发生。

一位副教练看了看电视,又看了看其他的教练——

副教练:哎呀,那不是阿甘吗?

橄榄球教练和两位副教练看着电视。

福雷斯特刚淋浴出来,正用毛巾擦身上的水。

切特·亨特利(电视上):今晚七时三十分NBC新闻将播放关于亚拉巴马取消种族隔离的特别节目……

副教练:看来,那个不是。

教练:就是他。

切特·亨特利(电视上):标准东部夏令时间。下面播报阿纳辛报导的新闻。

福雷斯特走到教练前面,取了一条干净的浴巾。教练转身,盯着福雷斯特看。他向他们傻乎乎地挥了挥手,然后走开了。

☆彩色画面

华莱士州长和他的夫人一同站在演说台后面,正向人群挥手。

福雷斯特(画外):几年后,那个挡在校门口的小傻瓜大概觉得竞选总统不错。

☆彩色画面

华莱士州长穿梭于人群之中,有人开枪,射伤了他。一些人逮住了开枪的人,华莱士倒在地上。

福雷斯特(画外):可是,有些人不这么想。

☆外景,萨凡纳,等车椅,白天,1981年

福雷斯特坐在等车椅上,黑人护士看着他。一个带小孩的白人妇女坐在了等车椅的左边。

福雷斯特:不过他没死。

一辆公车靠站,黑人护士低头看了下表。

黑人护士:我等的车来了。

福雷斯特:是9路车吗?

黑人护士:不,是4路。

黑人护士起身上了车。

福雷斯特:与你交谈很愉快。

白人妇女向福雷斯特这边靠了靠。

白人妇女:我记得华莱士被刺那件事,当时我正在读大学。

福雷斯特:你上的是女子大学吗,还是男女同校的?

白人妇女:男女同校的。